

中原收藏



史可法书法

史可法(1601—1645)明末抗清名将。字宪之,号道邻。河南祥符(今河南开封)人。崇祯进士。少时受东林党人左光斗赏识。初任西安府推官,后升任南京兵部尚书。崇祯十七年(公元1644年),他在南京拥立福王(弘光帝),加大学士,称史阁部。马士英等不愿他当国,以督师为名,使守扬州。清军南下,扬州城破后,自杀未死,为清军所执,从容就义。扬州人民在城外梅花岭筑衣冠冢,以作纪念。著有《史忠正公集》。

史可法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,但又是一位造诣深厚的书法家。特别是他的行草书,气贯行云,韵击流水,大气磅礴,一点浩然气,千里快风战,一如他临危不惧、忠贞不贰的性格。此书法由清代进士武延绪题收藏,武慕姚等钤收藏印,是一副珍贵的书法杰作。1992年,著名诗人贺敬之曾有名言:“史可法、人可法、书可法、史可法、今可法、永可法。” 王顺喜供稿

商都钟鼓

莫言的洒脱

马承钧

一直与中国作家失之交臂的诺贝尔文学奖终于花落神州,10月11日晚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山东作家莫言,莫言因此成为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陆本土作家。

对于中国和世界文学界而言,这是一个重要日子,它说明中国文学成就已获得世界的关注,也说明中国作家经受住了世界的考验,并再次证明了文学的本土性至关重要,正所谓“越是民族的,越是世界的!”

对于这样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特大喜讯,当事人表现得相当低调和淡然,得知获奖的第一时间,莫言正在山东高密老家晚餐,是一位朋友看到电视新闻告诉他的,莫言自然很惊喜,毕竟有那么比他年长、优秀的中国作家在排队等候这一殊荣呢。但旋即他就表示,获奖并没有值得特别兴奋的地方,要尽快从目前的状态中走出来投入写作。

他对蜂拥而至的当地媒体说,要尽快从喧嚣热闹中摆脱出来,大家都该干嘛干嘛去,只怕以后要多花时间应付媒体了。这话也与莫言二哥管谟欣之言不谋而合,管谟欣说:“庄稼人走出去了,写了一些文章,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!”莫言对他的竞争对手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评价颇高,说村上春树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,他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莫言问鼎诺奖并非突然,是实力与机缘的巧合,也是中国文学的

必然。当年有人对诺奖颇有“酸葡萄心理”,说三道四,指责洋人对中国文学戴有色眼镜。平心而论,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百余年来全球文学的最高奖项,能问鼎诺奖者无疑是世界级文学大师。事实上瑞典文学院很早就关注中国作家了,莫言若没有《红高粱》、《天堂蒜薹之歌》、《生死疲劳》等作品被瑞典文坛看重,断不会有今天的殊荣。

20多年前莫言以《红高粱》一炮打响时,就受到世界文坛的看重,后来陆续推出《四十一炮》、《檀香刑》、《丰乳肥臀》、《酒国》、《蛙》等11部长篇小说。今年在瑞典成功出版的《生死疲劳》在哥德堡书展上大受青睐。莫言作品获奖颇丰,国际大奖就有四五个,2009年出版的《蛙》于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。正是这本《蛙》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视野,最终一举夺魁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,朋友问他该如何庆祝一下时,农家出身的莫言非常传统,他说:“没什么,明天我会和家人一起包饺子吃,我最爱吃饺子。”一位即将领取800万瑞典克朗(约720万元人民币)的中国作家,要以最传统的“民间美食”犒赏自己和家人。诺奖评审委员会称“莫言将魔幻主义与民俗小说、历史与现代完美融合”了,此刻在莫言的老家高密“东北乡”,瑞典克朗与中国水饺“完美融合”了。

莫言是睿智的,也是率真的,他

说,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,网络让他得知许多人喜欢他的作品,也有许多人爱他的作品,“这是一个认知自我的很好机会,自己仿佛经历了一场洗礼。”可贵的是,他认为无论挺他或批评他的网民都有他们的道理,他在微博上说:“感谢朋友们对我的肯定,也感谢对我的批评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看到了人心,也看到了自己。”

莫言是务实的,更是坦诚的,央视“面对面”记者董倩连夜赴鲁采访他时问他:“您幸福吗?”莫言答曰:“我不知道,我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。”“为什么呢?”他反问:“我压力很大,忧虑忡忡,能幸福吗?”他认为,现在的“莫言热”很快就会过去,文学的相对边缘、落寞,没什么不好。

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必然性,莫言此番成为新科诺奖得主,除了是其文学造诣的实至名归,也是中华崛起和国力与日俱增、中国文学和文化事业走向国际的结果,莫言的作品正好担当了西方了解中国的窗口。当然,就中国当代作家群而言,莫言的获奖也有其偶然性。正如莫言自己所言:“中国优秀作家(优秀作品非常多,只是这届诺贝尔评委会比较青睐他,要是换一批人当评委的话,也许别的中国作家就会获奖。”

与其说这是莫言的谦辞,毋宁说是他的心声!或许,正是这种淡定与洒脱,成就了莫言今天的荣耀,也让国人从此能以平常心面对诺奖了。

徐丽婕眨了眨大眼睛:“什么方法?”

“他用毛主席的画像把牌匾包了个严严实实。当时有谁敢动毛主席?明知道那牌匾就在里面,可小将们也只能瞪着眼睛生闷气。”

“那方法真好!”徐丽婕拍着手喝彩,“亏他想得出来。”

“那他自己呢?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吗?”姜山对“一刀鲜”的下落似乎更为关心。

“只是偶尔有关于他的一些传说。”

姜山“哦”了一声,显得有些失落。徐丽婕却笑颜如花:“我觉得这样最好,这种人就应该在传说中,这样才更有神秘感,这个爆炸也更完美。”

“姜先生是北京人吧?”很久没有说话的凌永生,此时开口问了一句。

姜山点点头:“不错。”

“那你这次是来扬州旅游了?”凌永生试探着问道。

姜山淡然一笑:“我最近学了手准扬菜,迫切地想向淮扬的名厨讨教讨教。恰好听说这几天要举行一次‘名楼会’,这样的机会当然不容错过啊。”

徐叔和凌永生互视了一眼,心里暗暗担忧。这“讨教讨教”是客气的说法,他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扬州,多半是要试试比试。在“名楼会”即将召开的关键时刻,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深谋远虑的总厨之后,对“一笑天”而言,究竟是祸是福?

十年前,沈飞是“一笑天”的菜头,凌永生刚刚来到“一笑天”时,整天跟着沈飞,帮他拎菜篮。十年后的今天,凌永生已是酒楼总厨,而沈飞,仍然是个菜头。

菜头就是专门负责买菜的人,在酒楼的厨房里,他的地位是最低的。

沈飞的工作一般在上午就完成了。当后厨的刀客们开始忙碌的时候,沈飞便来到巷口,摆起小摊来,炸他的臭豆腐干。

“沈飞炸的臭豆腐干”,就像徐叔做的清蒸狮子头一样,已经成为一个品牌。这个品牌虽然登不上大雅之堂,但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喜欢它,并且能够享受它。

沈飞因此而感到快乐。

徐丽婕饶有兴趣地尝了沈飞炸的臭豆腐干,忽然想到什么,看着沈飞:“你为什么跟我爸爸学点厨艺呢?看得出来,挺喜欢你的。”

沈飞撇撇嘴:“我是那块料吗?”

“我看你行。”徐丽婕倒是一脸的认真。

“行我也不学。”

徐丽婕有些诧异:“为什么呢?”

沈飞摸摸下巴,一副思考的表情,郑重其事地说道:“我要是一不小心练成了大厨,那哪还有时间炸臭豆腐?”

徐丽婕笑了起来:“炸臭豆腐很有出息么?”

沈飞也笑了,他指了指那些食客:“你应该去问问他们。”

徐丽婕一愣,然后有些无奈地摇摇头:“人各有志,不和你说了,你去忙吧。”

沈飞却不离开,笑嘻嘻地看着她:“大小姐,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啊。”

“什么?”

“还没付钱哪。”

“第二回烟花三月下扬州”

“镜月轩”也许不是扬州最好的酒楼,但它绝对是扬州最豪华的酒楼。

自十年前开业以来,“镜月轩”从来没有关过门,可是今天,酒楼破天荒地挂出了“暂停营业”的牌子。

“镜月轩”一楼豪华的大厅内已打理一新,中间设置了一个圆形的舞台。

准确地说,那应该叫作播台。淮扬厨界期盼已久的名楼会,今天即将在这个大厅举行,来自三大名楼的总厨,也将在这个播台上决一高下。

播台前的正首位置,设了四个座位,最左边的主座上是本次名楼会的发起者,“镜月轩”的老板陈春生。

坐在最右边的半百男子正是近年来在扬州厨界如日中天的“一笑天”老板:徐叔。

徐叔身边的老者一身古朴打扮,体形瘦削。他抚着颌下的三寸白须,气定神闲,一副与世无争的神态,不用说,自然是扬州厨界元老,“天香阁”的老板马云了。

诗意江南

王继兴

游沙家浜

足抵常热心欢畅,阳澄湖上意飞扬。曾经醉卧“沙家浜”,终于身游芦苇荡。茶馆寻觅阿庆嫂,船头怀念郭建光。笑慰今日乾坤爽,硝烟化为桂花香。

春来茶馆记趣

阳澄湖畔沙家浜,春来茶馆仍开张。门舍湖光片片绿,窗溢佳茗缕缕香。虽是昔日七星灶,已非当年老板娘。试问草包藏身处,笑指屋角一水缸。

灵山问佛

灵山新雨草茵茵,我问问道情意真。合十求佛解人生,俯首扣胸思古今。云水各在理靠悟,福祸相依道已存。莫愁千问佛不语,灵光豁然照我心。

游瘦西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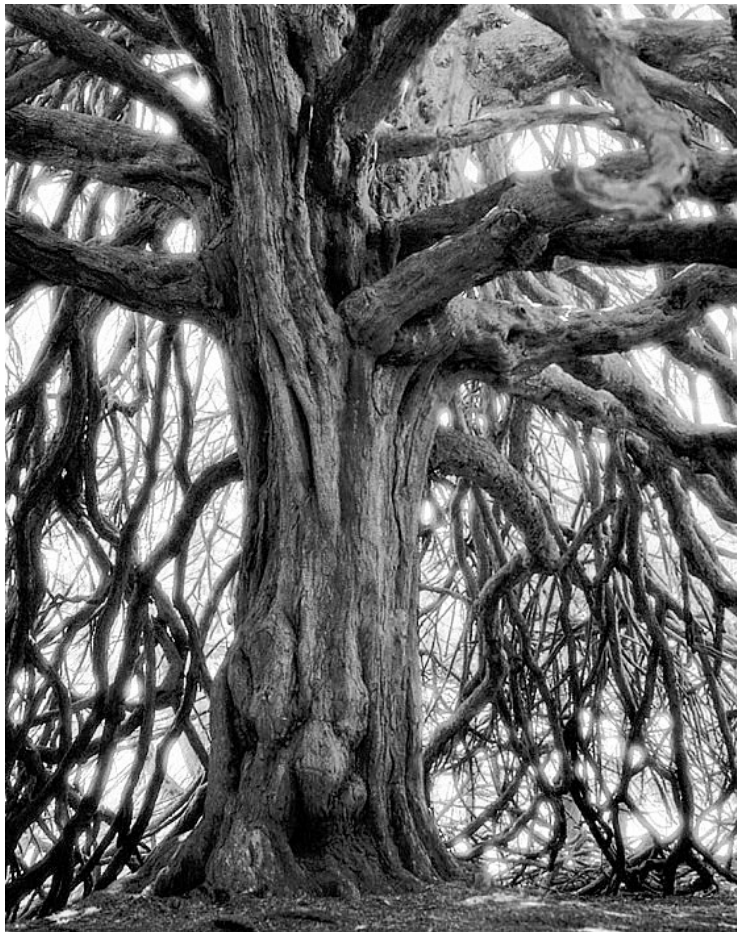
扬州貌似闺秀女,衣带飘成瘦西湖。写意流水构思奇,工笔曲岸景色殊。绿蕉红荷抱岩洞,亭榭桥韵韵如酥。丝竹之音绕丛林,惹得船娘桨声住。

瓦屋孙

许海龙

瓦屋孙村位于荥阳市豫龙镇东南中原西路旁,东与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接壤。

解放前,村里有一条大沟,南北走向直通须水三十里铺。由于村北为岗坡地势高,以前易下大雨,大水顺势而下易冲毁庄稼,村民就请工匠凿制一石头牛放置寨门,头北尾南,镇宅护院。从此该村平安无事,风调雨顺,大家为了纪念这头石牛,就把该村叫石牛村。此村以前家家户户都住着草屋,草屋的屋顶多为小麦的秸秆覆盖,常年受风吹雨淋易损坏漏雨。村子里有户孙姓人家,勤



时间的肖像(之2) 贝斯·穆恩 摄影



阅汉堂记

元代的俑

张健莹

元代是蒙古人建立的。元朝统治者的丧葬习俗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习惯,人死之后送回原籍,不修坟墓。加之佛教传入后带来的火葬习俗,宋朝以来焚烧纸质明器的风气,铺排很大的丧葬明器雕塑以随葬的传统受到致命的冲击。

元代的俑比过去时代大量减少了。但是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雕塑,经历了大唐唐明器雕塑的又一次高峰,俑人的制作显然有了很大的进步。看看这个元俑——31厘米高,头戴帽,发梳辫,脸是圆圆鼓鼓的,眼睛不算很大,能看出眼珠子,鼻子还是高鼻,嘴巴小得秀气。脸塑得真真切切,没有任何夸张,没有一点变形。女俑的身子长短合乎比例,穿着蒙古袍,腰间有带,脚上是一双蒙古靴子。她款款站着,从从容容,几分生动,几分含蓄,看到

她,仿佛看到她背后的大草原——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。

元代的俑完全是写实风格的。把元俑从博物馆架上请下来的时候,瞥见一尊汉陶俑,忽发奇想,让他们站在一起待在一处怎样?

双方对视,都会惊呼:他是谁?元俑看汉俑说:怎么怪模怪样,好像赤身裸体?

汉俑看着元俑说:他是哪方人士,怎么这样披挂?

凝视这两尊截然不同的俑人,我想说:你在汉代,你在元代,前后相差一千多年,历史沧桑变化,汉人把无穷的意赋予你,你是排忧,可不就是这副模样。元人依据当时的真人形象塑造了你,你真真实实地站立着,耐人寻味。

从俑想到人,想到塑造他们的人。俑的历史也是人的历史。

连载

今天收到儿子的第5封家信。儿子报考中央戏剧学院的决心已经不可逆转。

儿子不想“死啃苦读文化课”,不愿像那些孩子那样“整天搞到夜里一两点”。现在回想,他的厌学与此不无关系。他和所有应试教育体制中的孩子一样,无法用理性的语言表达“应试”之弊和孩子身心的损害,只能乖乖地排队站上应试教育的生产线,像一只待宰的羔羊。儿子实际上已经是“应试教育”的叛逆者,而这个“叛逆者”曾经多年是小学、初中成绩最好的学生。

违规探营

2007年5月2日,我和晏紫来到宜昌三纵基地。

陈锋接见了我们,然后表扬了徐修远。对儿子的表现,他用了“翻天覆地的变化”这样的词。他让工作人员叫来了儿子。当身穿迷彩服、长出平头发型、肤色黝黑而健康的儿子走进会议室时,我和晏紫突然起立,两人眼里霎时溢满了泪水。儿子惊喜而又略带羞涩地小声叫了一声“爸,妈”,眼里泪光闪闪。晏紫一直站着未动,我忍不住走上前去,将儿子拥入怀里。

这是儿子长大后父子间的第一次拥抱,难免生硬,但两双眼睛里却是泪水天然。

松开后,我发现儿子一直抱着两样东西,我接过来一看,一件是我4月26日写给他的信,另一件是个笔记本,我翻开一看,“工作室随记”一行字赫然入目。我暗自一惊,粗粗翻看了一下,问:你写“随记”了?儿子嗯了一声。

这就是我们的儿子!写了密密麻麻的一本“随记”,却不告诉你。

落座后,趁着我们和陈锋谈话的间隙,儿子不停地吃着晏紫带来的各种小食品,目不旁视,眼不离手不离口,不离食双手并用,脸上蠕动着咀嚼的肉梗子,一条一条。我有意不看他,生怕他看见我们在注意他而尴尬地停止进食。

16年了,我和晏紫从未见过儿子如此的吃相。

经陈锋批准,我们晚上将儿子带回了东山酒店。

一夜长谈,一个主题:儿子要求满三个月时一定回家。儿子不想复读高一,他认为时间长短不是关键,关键是你是不是已经“悟”到,而他已大彻大悟了,很多的“悟”都写在那本“随记”里。他要求我们回去后立即看他的“随记”。

我不能说儿子背地里写“随记”是为了让我们早日接他回家,但又

不能说儿子写“随记”就没有丝毫这样的想法。否定的决定最后自然由我来作出。我对儿子开门见山地说,我不相信你的自控力,也不相信你能远离电脑,更不能相信你只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就能补上高一全年的课,那是奇迹,绝无可能。我们不能让你三个月就回家,你至少要待满六个月,9月份回家复读高一。

这是我第一次透出时间底线。但儿子固执己见,拒不复读。而我心如磐石。我不能让“围山九切功亏一篑”的事发生。我只相信时间,只有时间才能改变一切。我不相信信誓旦旦之曾曾誓誓山盟般的表态和未经证实的语言诺言。谈到凌晨2点,父子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,谁都没有丝毫的动摇。晏紫说,休息吧,明天再谈。

儿子到另一个房间去睡了。我对晏紫说,儿子是真有进步,放在过去,他才懒得和你理论呢,早就一走了之或砰地关上房门。晏紫幽了一默,说知道什么叫“人在屋檐下”吗?我一笑莞尔。晏紫说,谈到激烈,僵持处,水果

拼命地吃零食和水果。我说,这也是进步啊,他是在用零食控制自己的情绪。

临睡前,我与晏紫巩固“同盟”:明天的谈话,我们要坚决保持一致,不能妥协。儿子的任性应该在此事上有所收敛和改变,我们不能重犯过去一味顺从的错误。

徐向阳说“控制力是永恒的美德”,不仅仅是教育孩子,也是教育孩子。

在这个关节点上,儿子要控制回家的欲望和任性,我要控制可能产生的急躁情绪,晏紫要控制母爱。

其实,我心里我不担心儿子,只要拖过6、7两个月,那到时候别无选择,唯有复读。若强行跟班读高二,一旦课程跟不上,儿子就会失去自信,很可能和高一上学期一样产生厌学。我不敢想象厌学卷土重来的情形。我只担心晏紫。

5月3日早饭后,我们继续谈,地点换在酒店大堂的休息厅。激烈紧张的对峙场面频频出现。儿子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。我吃惊儿子像个谈判高手,他端坐藤椅上,语言不疾不徐,表情不愠不怒,对原本在过去会激怒他的某些他认为的说教语言,他报以微笑。他侃侃而谈,据“理”力争,而“力争”不是嗓音的高度和亮度,反而是慢条斯理的低八度,那种眼看就要被激怒又不得不被他冷静的克制着的“反说服”。我想,这是一幅多么和美的画面啊,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啊。而此时,我要控制我的

动心。我不能因为感动软化了我的意志。

我不能说儿子背地里写“随记”是为了让我们早日接他回家,但又

不能说儿子写“随记”就没有丝毫这样的想法。否定的决定最后自然由我来作出。我对儿子开门见山地说,我不相信你的自控力,也不相信你能远离电脑,更不能相信你只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就能补上高一全年的课,那是奇迹,绝无可能。我们不能让你三个月就回家,你至少要待满六个月,9月份回家复读高一。

这是我第一次透出时间底线。但儿子固执己见,拒不复读。而我心如磐石。我不能让“围山九切功亏一篑”的事发生。我只相信时间,只有时间才能改变一切。我不相信信誓旦旦之曾曾誓誓山盟般的表态和未经证实的语言诺言。谈到凌晨2点,父子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,谁都没有丝毫的动摇。晏紫说,休息吧,明天再谈。

儿子到另一个房间去睡了。我对晏紫说,儿子是真有进步,放在过去,他才懒得和你理论呢,早就一走了之或砰地关上房门。晏紫幽了一默,说知道什么叫“人在屋檐下”吗?我一笑莞尔。晏紫说,谈到激烈,僵持处,水果

拼命地吃零食和水果。我说,这也是进步啊,他是在用零食控制自己的情绪。

临睡前,我与晏紫巩固“同盟”:明天的谈话,我们要坚决保持一致,不能妥协。儿子的任性应该在此事上有所收敛和改变,我们不能重犯过去一味顺从的错误。